



瑞  
主  
图  
书

曹乃谦小说集

部落一年



BULUOYINIAN

北京文艺出版社

曹乃谦小说集

caonaiqianxiaoshuoji



部落一年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部落一年/曹乃谦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 - 5378 - 2860 - 1

I. 部... II. 曹...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3473 号

部落一年

曹乃谦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3 号)

www.bywy.com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245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 300 册

\*

ISBN 7 - 5378 - 2860 - 1  
I·2787 定价: 22.00 元

# 生命的形式 (代序)

祝大同

这篇文章本不该由我来写。

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是马悦然先生写的导读，乃谦自序。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他是一位警察，也是山西大同的作家。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他：

“我简直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

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

马悦然是瑞典学院 (Swedish Academy) 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对乃谦的赞扬不是一天两天，最早我是在 2000 年 8 月 15 日北明对马悦然的采访里看到的。马悦然先生是这么说的：

马悦然：山西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家，像曹乃谦。你念过他的东西

吗？短短的短篇小说，只有几百个字。他是非常有天才的一个作家。我也翻译过他的东西。所以七十年代以来我就愿意翻译“活的文学”，现在还存在的作家写的东西。

北明：我发现您提到的这些作家作品都属于有灵气、有才气的那种。

马悦然：对！很有才气。但是就没有人读他们的东西。比方说曹乃谦，北京、上海、广东的那些专门搞文学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他。但是我就告诉他们：噢！你应该念他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他是警察。他是太原的一个警察，非常穷的。

北明：他现在还是警察吗？

马悦然：还是警察，一般的警察。但是他的东西实在写得好！但他发表的东西没有成集的，发表在《山西文学》上，偶然在……在《上海文学》，但是多半《山西文学》里头。

2005年6月27日至7月3日马悦然先生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之邀在上海访问一周，在回答记者提问：“你看好哪些中国当代作家？”先生回答：“李锐，他的《旧址》有俄国小说的味道，《无风之树》是很优秀的小说，最近的《农具系列》我也翻译了。苏童，他的小说写得好。还有韩少功，阿成，可惜他现在不写小说了吧？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也写得好！莫言也好，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当然，还有王安忆也非常优秀，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曹乃谦，山西大同的一个警察，完全用农民的语言写作，非常棒，我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评论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最近有本书将在台湾出版，名字叫《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同年10月，马悦然先生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瑞典驻华使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斯特林堡研讨会，与新闻界见面时，马悦然多次提到乃谦，他说：“还有一个叫曹乃谦的山西作家，我已观察他很久了，他的几部小说我很感兴趣。”他还说：“曹乃谦是山西一名普通警察，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十五年来没有出版社愿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我是在瑞典文学院图书馆订阅的《山西文学》上偶然读到了他的作品，当时我就立即把他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在国外都能找到他，为什么国内的评论家反而发现不了他？”

所以我觉得一篇要放在乃谦小说集子前头的文字不应该由我来写。我人微言轻，没有分量，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在那儿的。这篇文字应该由一个重量

级的文学人来写才好。

可是乃谦让我写我的“乃谦印象”，这我不能不写。

我和乃谦应该是1986年初冬认识的，要是没有弄错，那时他还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照他自己在《孤独的记忆》里的话：“只是在三个月前，也就是说在7月份，才刚刚给《云冈》编辑部送去一个短篇小说，叫《我与善缘和尚》。”他是在1986年的夏天开始小说创作的，那年他已经三十七岁。就在1986年的初冬，大同文联在大同郊外的一处工人疗养院召开笔会，我那时也是刚刚进入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月刊《山西文学》编辑部不久，作为看大同地区小说稿件的责任编辑参加了这个笔会。我记得那个会上乃谦也带了一篇小说，是不是这篇《我与善缘和尚》已经记不得了，应该不短，但肯定不是“温家窑”。看罢稿子，大概是给乃谦泼了冷水。那次笔会有机会让乃谦接触到圈子里的同好，有机会直接比较一下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他对我说：“请记住，两年后我会让你大吃一惊。”他还对大家说：“我有力量！我要将你们一个个都打倒！”转过年的春天，1987年文学杂志《云冈》2月号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

再过一年，到了1988年，这一年《北京文学》的6月号发表了他的《温家窑风景》系列中最初的五篇，尊重汪曾祺老人的意见，标题用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汪曾祺写了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北京文学》同期发表。乃谦还获得了这一年《北京文学》的新人奖。这组小说又在大陆的《小说选刊》、台湾的《联合报》和香港的《博益月刊》转载，先后被收入十几种小说选集当中，后又被马悦然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照汪曾祺老人的话：“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也是我的遗憾。我应该是这组小说其中几篇手稿最早的读者之一，乃谦写好以后一定是先寄给了我。如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能在我服务的刊物发表，我是这几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今天我一定有许多自满。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我的手里发表出来。

2005年11月乃谦带着他刚刚出版的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作家工作坊，距离1988年6月发表第一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至今已经将近二十年。这些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生活在今天的环境里已经不大容易弄得明白二十年前的社会气氛。中国社会不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二十四个小时里就放到今天这个程度。放开，不放开，有限度放开，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二十年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

照乃谦自己的话，他的《温家窑风景》写的就是人的食色二性。用小说

中的人物下等兵的话说：“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板鸡鸡是山陕一带的方言，要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就是两个字：阴门。这两样东西温家窑的下等兵顺嘴就说，合辙押韵。乃谦要把它记在纸上，印在书上，事情就有点儿大了。油炸糕还好说，板鸡鸡就难了。在简体版的文学作品中有两个事儿不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禁忌，一个是政治，一个就是这个板鸡鸡，弄得不合适了，精神污染，都能划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圈儿里头。

1988年，乃谦的第一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能在《北京文学》发表，那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林斤澜，副主编是李陀。汪曾祺和林斤澜是朋友，文学观念相近。汪曾祺1920年生人，林斤澜1923年生人，三个人里李陀最小，1939年生人。有人这样描述李陀：称他是新时期文学最早的形式主义文学探索者，他的创作和理论最初恰是以反抗当时僵硬教条意识形态的“纯文学”姿态出现的，“现代派”技法下掩饰着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后他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这老少三位都不平凡。乃谦能在《北京文学》发表这组小说也是顺理成章。这几位应该是乃谦出道的贵人。

而后，《温家窑风景》系列也陆续在我服务的文学月刊发表过几组，但是几乎都做过删节。比如《吃糕》，在1989年3月发表的时候，细小的删节就不说了，结尾部分完全删掉。删去了：“末了，他俩又嘴对嘴地吸。谁也怕吃亏，把对方搂得死死的。嘴唇吸得滋滋响。”这是两个光棍酒后公然在众人面前纠缠在一起亲吻。接下来，完整地删去了结尾的高潮。

整个社房吵雾了。

“闹球啥？”队长进来了，“一个个都吃到嗓根窝里了。还不回家。”

人们这才不吵闹了。都朝那两个大筐箩看。筐箩里头还有不少的糕。

“好了，”队长说会计，“干脆一人再分几个。拿回去让家人们也尝尝鲜。”

人们顾不得看下等兵和五圪蛋了。一齐把筐箩和会计给围个严严实实。

下等兵和五圪蛋两个人不滚打了，也不死命吸对方的嘴了。他们你抱住我的头我抱住你的头给噙开了。

“呜，呜，噢噢。”

“呜，呜，噢，噢。”

他俩像丢了娃子的母娘，给嚎哭开了。

1991年3月发表的《福牛》的开篇就删去了极细小的一处：“夜几个早起，福牛出窑门就哗哗的尿，尿得很急，硬是把很干的地皮冲出一个不大不小不方不圆的坑儿。”接下来的一句删了：“他觉见得这个坑儿很像个啥。很像个下等兵说的那种叫做天日的东西。”天日是方言。《天日》一篇是这样写的：“啥是个天日？”女娃子说：“就是女人腿巴杵的那。”删了这句以至于接下来的几个细节失去了支撑，不明不白。结尾的这一段完整地删了。

福牛觉出浑身滚烫滚烫的，脑袋晕麻旋倒的。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

福牛把盖窝揭开，眼睁睁地瞪着黑洞洞的房顶。瞪着瞪着，他觉出有只手在摸自个儿。摸胸脯摸肚皮，还摸他的那个地方。

福牛觉得很舒服。他喊了一声嫂子，就一下子机明过来。

原来，刚才摸来摸去摸自个的那只手，不是他以为的温孩嫂子的手，还是他自个儿的手。“你不是个男人。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男人里头没你。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死去哇死去哇。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福牛恶狠狠地不住气地自个儿骂自个儿。骂完，大巴掌往脸上一捂。“刷刷刷”的，就有泪蛋蛋从眼里滚下来。

福牛哭了。

福牛让自个儿给骂哭了。

这些删节都是为了减弱小说中性的因素。

当年，马悦然先生就注意到了《山西文学》上发表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马悦然写道：“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译的作家。1994年我的瑞文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杂志上。”台湾的《联合文学》、《联合报》也陆续刊出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二十多题。乃谦自己在《命运的安排》一文中介绍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发表以后，在海内外文学界引起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其中香港的许子东认为乃谦的小说是“沿着沈从文而不是柔石的思路，将男人的羞辱感放在民族情绪的象征意义上给予放大处理”，上海的王安忆则认为乃谦的小说“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将短篇小说做到了极处”。马悦然说他“简直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马



先生所说的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一定说的是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我想也是因为乃谦小说的那些食色二性中那色一性造成了文学评论家给予足够注意的障碍，而且照文学评论家的色彩学分析，乃谦的小说多是一种阴暗的、灰色的调子，这也是不可以鼓励的。尽管马悦然已经在多个场合面对媒体褒奖了乃谦，由马悦然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学人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多次公开地、毫无保留地赞扬，而且老人在乃谦的家宴上宣布与陈文芬订婚，乃谦送给老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八个字的条幅作为贺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本小说集的可以热炒的几个卖点应该是足够了。然而，至今简体字版除了在1996年出版的山西青年作家创作丛书乃谦的《佛的孤独》收录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中的九题，《最后的村庄——曹乃谦短篇小说选》收录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六题，另外还有些篇什散见于多种小说选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完整的一个简体中文版仍旧没有消息，不难理解。

马悦然说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乃谦的艺术天赋极高。前几年，我曾经企图写一篇关于乃谦的短文，开篇说马悦然先生喜欢乃谦写的小说，可惜他没有听过乃谦唱的民歌，那是很大的遗憾。我觉得乃谦的民歌唱得一点儿也不比小说写得差。乃谦六岁开始学习音乐，笙管笛箫，二胡，三弦，扬琴，小提琴样样能行，他的二胡和扬琴的演奏技巧已经是当地一流水平。近几年更是一根竹箫不离左右，这回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的作家工作坊也带了这根长箫，平添了许多文人的飘逸。

2004年9月，马悦然有机会听了乃谦唱的雁北民歌要饭调。

红瓢儿西瓜撒白糖，  
不如妹妹的唾沫香。

那时，乃谦刚刚做了胆结石手术不到一个月，底气稍嫌不足，而且那是乃谦第一次见到马悦然，我想他不会放得开，一定唱得中规中矩，所以我觉得先生还没有能听到乃谦最忘情的歌声。

我最近一次听乃谦唱歌，是去年秋天陪浙江作家到大同，在酒桌上众人请乃谦给大家唱歌，乃谦自然不能驳了大家的面子，站起来就唱，唱得从容不迫，抑扬顿挫，张弛得当。坐在一边，我知道乃谦也只是那么随便一唱，真神未动。要让乃谦把歌唱好，一是得把酒喝好，我认识乃谦时他已经不喝白酒，只喜欢啤酒，过了五瓶，才有了那么一点儿微醺，心湖才有了一点儿荡漾；二是现场得有一个冰雪聪明让他心仪的听众，按照表演上的话说，唱

情歌总得有个内心视像。这两样，缺一样那些歌就唱不出真味道。那次是在孟县的梁家寨，那天中午乃谦就已经唱得高兴，下午去藏山的车上还唱，晚上接着中午的劲又喝。那天人合适，气氛也好，乃谦唱出了状态，那真是唱得按都按不住了。就那次听他唱了“家住内蒙古凉城”的要饭调，他坐在中央，比划着学瞎子拉个二胡，唱得那个好呀。后来再没有那样的一回了。马悦然说他觉得乃谦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所以在乃谦小说的语言中能够读出音乐的韵律节奏。

1986年，乃谦三十七岁时因为跟人打赌才开始文学写作。三十七岁开始写作，并不迟，鲁迅先生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也已经三十七岁。尽管乃谦在1992年至1994年脱产做了三年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学院的合同制作家，他始终也不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也使他的创作一直处在一种松弛和随心所欲的状态，他除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以外，还创作了其他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目前除了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已经出版了简体字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和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当他逐渐进入自己写作高峰的时候，母亲病了，照乃谦自己的话，得的是“疯魔病”，生活不能自理。乃谦是个孝子，服侍母亲多年。这些年里除了做些零星的笔记以外，再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作品。他在2000年年底写道：“等老母亲天年后，我再动手写我的《离天二尺八——伤逝九章之九》，把这个长篇献给我的伟大的恩重如山的老母亲。”现在，乃谦可以写了。已临近花甲的年纪，无论回首，还是前瞻，都有了更沉着的思想，我对乃谦有着更多的期待。

马悦然希望乃谦的小说繁体字版出版以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出版界不要让先生失望。先生说：“我简直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如我这样生活在其中的人倒也不难明白，所以寂寞真也难免。

我觉得其实对乃谦来说，写作不过是他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倒也并不一定要有很多人喝彩。



## 目 录

生命的形式(代序)	1
佛的孤独	1
冰凉的太阳石	30
病 人	60
陨 歌	82
山的后面还是山	103
部落一年	138
换 梅	176
后 记	210

## 佛的孤独

我九岁那年的秋天，我们家要从草帽巷儿搬到泥洹寺去住。那天我趴在煤油灯底下做作业，灯头又长出了小蘑菇似的灯花儿。我妈拿剪子把灯花儿剪掉说，日往后咱们就要有电灯了，你就可以亮堂堂地做作业了。我抬头看她。她笑笑地说咱们就要搬家了。我问往哪儿搬，她说大西街的泥洹寺。她严肃地告诉我说，搬到新院你不要害。我说我不害。她说你要害我就往断打你的狗腿。我说噢。后来说着说着我才知道，这个叫做泥洹寺的地方原来是个庙院，里面还有个老和尚。不用说，我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盼呀盼，盼到了搬家的这一天。

爸爸拉着小平车。妈妈一手提着暖水瓶一手护着车上的东西。我像只快乐的小狗，蹦蹦跳跳地跟着他们，有时左有时在右，有时跑在前边有时又落在后头。斜挎着的书包一颠一颠地拍打着我的屁股，好像在催我快点儿走。

我真想对路上的人们喊，“喂！你们看，我们这是搬家呢。我们就要搬到庙院去住。庙里还有个老和尚呢。喂！人们，人们。”

我太高兴了，我想让所有的人们都知道我们家的这件大喜事。

我就走就想，想想我们院和尚叫个什么，可想了半天想不起。他们告给

我好几回了，可我就是记不住。我只好又问我妈，我妈骂我笨家伙。我爸停下车就擦汗就跟我说：“善缘。善缘。善良的善，缘分的缘。”

善良是什么意思呢？缘分又是什么意思呢？老师没教过这两个词。我就只好死记了。善缘。善缘。善缘！真别扭。我们学校就没有姓善的。可能和尚的名字就该这么特别。要不，人家的头顶上有亮疤点子，别人就没有呢？我想问问善缘和尚头顶上有几个疤点点，没问。心说这就要见面了，数数就知道了。

泥洹寺在一进西门路南的第一个巷里。巷儿不深。只有一个高坡大门正对巷口。山门楼的左右各蹲着一只石狮子。它俩转过头你看我我看你，好像还在笑。

“杀——”我呼喊着向它们冲去。

“噌噌噌”三下两下我就骑在了右边那只的脖子上，左手扳住它的头，扬起右胳膊在空中绕圆圈儿，假装是骑兵挥战刀。在我妈的呼喊声中，我从狮子身上倒溜下来。用双手推开沉重的大门，抬高腿，迈过石门槛，两脚一并，“哐！”一声，越过三级台阶儿，蹦在院里。

“扑喇喇……”猛地一阵响。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几只灰鸽子被我惊吓着，从院角飞上了房脊梁。它们都歪着小脑袋，用一只眼盯我，脖子还都一伸一缩地从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心想这是在骂我。我气了，低头找石头，想打它们。但是，方砖墁的地除了个别的砖缝儿长着些已经发黄的小草外，找不见个能扔上房的东西。我冲它们扬手，还“噢儿噢儿”的怪叫。它们这才扑扇着翅膀一齐飞走了。从那以后再没见到过它们。它们一定是嫌我讨厌，把家搬到了远的地方。

我们家东西少，除了几个肥皂箱香烟箱放米放面外，还有一个裱着报纸的木条条包装箱用来放衣裳，别的就是瓶瓶罐罐和水缸了。我爸又回了一趟草帽巷儿，拉来了炭和生火柴，还有扇火的风箱。我们的家这就算搬完了。我们家就是这么的简陋。我写过一个小说《冰凉的太阳石》，里面的小啞啞奶奶的那间破破烂烂的屋子，我实际就写的是我们这个家。

我一进屋就咯巴咯巴拉着拉灭要电灯，我妈说看闪了泡子的，我才不敢再要了。我跟我妈说啥时候要往着拉你就叫我拉。那几日每次往着拉灯往灭拉灯，都是我的事儿。

我妈说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那天她给我们做了油炸糕。可能就是这顿油炸糕的过，我们再没搬过家，一直住在这个叫做泥洹寺的庙院里。到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

跟和尚同住一个院，我觉得很是新鲜。但使我奇怪的是，搬进快半个月

了，连个和尚的鬼影儿也没看见。只见隔个两三日，送水的贾大爷给往里院送一担水，还有个白胡子小老头啞啞的用拐棍敲着地面，也来过那么几次。就是不见善缘的面。问爸爸妈妈才知道，原来善缘和尚对于我们这些凡人的进住十分反感，因此钻在后院不想看见我们。难怪在搬家之前爸爸妈妈就对我再三再四的叮嘱，不准这不准那，其中一条就是不准进后院。我问过为啥。我妈说不准你进就是不准你进，要进就打断你狗腿。我最怕我妈了。我知道我妈说得就能做得出。我统共才有两条腿，打断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就说噢，我不进。

连着两个星期日的上午十一点，我听见里院传出敲击钟的声音。每次都一下，“当……”，我还想等第二下，等不住。我觉得敲一下太有点孤零零，可就是没有第二声。我妈说天天的这个时候都在敲。我问说这敲钟是在干什么，为啥只敲一下。我妈说你问我我问谁，我哪能知道。我真想知道。我真想见见这个神秘的和尚，但看情况不进里院的话，这辈子就甭想能见到他。

爸爸妈妈到旧院儿串门去了，留下我看门，让好好做作业。为了能对得起电灯，为了能让我好好学习，在我爸的一再说动下，我妈才勉强同意，让我爸给买回个新炕桌。这天我正趴在新炕桌上做作业，来了六七个同学找我玩儿。我知道他们主要是想看看光头和尚，还想看看金身佛爷，还想听听那一下孤独的钟声。我告给他们说外院没佛爷，和尚又钻在里院从不出来，想听钟声得等到十一点。

“不出来？不上街买菜打粮？那他吃啥？”外号叫鼻涕棒儿的家伙脑子挺灵，想起了这么个重要的问题来质问我。

“啥也不吃，光喝水。”我说。

“光喝水？能活？他又不是鱼。”他就往里吸鼻涕就问。

“能活。”我毫不脸红地坚持着。

我这一胡嚼不要紧，他们非要进里院看看这个不吃东西光喝水就能活的神人。越说别了别了，他们越要看。我一看拦不住，只好承认说我妈知道了会往断打我的腿。

“你妈不让你进，又没说不让我们进。”又是鼻涕棒儿反应快，“再说你妈又不在家。再说啥东西看一眼又不是说就能看坏。”

我让他说得没话回答了。

“你要怕你别进。我们进。”他说。

凭啥？你们进完，和尚告了我妈，还是我挨打。干脆，要进都进。商量了一阵后，大伙儿排成一行，由我打头，鼻涕棒儿殿后，一个个缩着脖子，

放轻脚步，跨进了通向里院的圆门洞儿，顺着墙根，耗子似的溜进后院儿。

后院比前院宽敞多了，有我们学校少半个操场那么大。东南角有棵高大的槐树，雀儿们从这个枝头倒在那个枝头，来回地跳喳喳地叫。燕儿们在南大殿的房檐下急速的穿来又穿去。在它们的吵闹声掩护下，我们顺利地溜到了南大殿门前。但一上台阶就乱了套。七手八脚把用铁链条锁着的高大门扇推开道巴掌宽的缝儿。你挤我我压你，一齐伸长脖子跷起脚尖，争着向门缝里探头探脑的张望。可我们还没看出个什么情由，突然听得背后一声吼喝：

“呔！”

同学们一转身“咚咚咚咚”就向外院逃。刚才嚷嚷最凶的说要看和尚看佛爷的那个鼻涕棒儿，比兔子还蹦得快。

说的话大偷跑的步大。跑什么，你们不是要看和尚吗？和尚出来了你们却跑。我才不跑呢。

我的鞋后根不知让谁给踩掉了。我蹲下来把鞋根抽起。这当儿，我把稍微也有点紧张的情绪镇静下来。我妈常说我二舅，平素别惹事，遇事别怕事。我就是用我妈教育二舅的说法，做出副满不在乎不害怕的样子，故意放慢脚步，不慌不忙向外走。眼光还始终没离开站在正屋门前，“佛法无边”匾下的那光头老汉。

他松松垮垮穿着件没领子的斜襟灰大褂。黑中式裤子的裆鼓鼓囊囊拖得很低。齐膝盖的灰布长腰袜子把裤脚裹在里面，带鼻梁的黑布鞋上的污垢，把鞋抹得明光锃亮。他是个中等个子身体不胖的老头。满是皱纹的瘦长脸没一根胡子，连胡子茬儿也看不出。因为生着气，小猪眼瞪得圆圆的。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似乎从来没合在过一起的，向外翻卷着的厚嘴唇。

我的老天爷，我的久已渴望想见着的善缘和尚哟。闹了半天你竟是这般的模样。不仅不是我想像的那么佛貌岸然，而且简直是丑得日怪。我这才明白他为啥老躲在后院，他是丑得不敢见人。幸好同学们顾着跑，没来得及看他这个丑样子，要不，到了学校那可就有说的说了。

想是这么想，但好奇心没得到满足的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跟他说个话什么的。想知道知道他除了会怒冲冲的“呔”那么一声外，还有在每天的中午十一点敲那一声钟外，别的还有啥能耐。

那天我在厕所和他碰着了。他的很长的蓝布裤带在脖子上搭着，像两根大辫子。他在小便。我觉得该跟他老人家打声招呼，于是说：“善爷爷，您尿尿呢？”他没理我，自管自的尿，他尿的很没力量，结束时，那尿基本上全都流淌在了鼓鼓囊囊的裤裆上。我说：“善爷爷，你看你都尿裤子上

了。”他还没理我，就系裤子就看墙。我听得哗哗啦啦响，是他裤带上拴着的那串铜的铁的钥匙在抖动。钥匙们都被磨得亮亮的，铜的闪金光，铁的闪银光。见他不理睬我，我只好出去了。

我领同学进里院，善缘没告我。因为我妈从没提过这事，更没往断打我的狗腿。这样，我的胆子就大了许多。独自偷偷的进过几次后院。不知他是没发现，还是仍像在厕所那样，懒得理睬我。反正是没在我背后来那一声“呔”。

南大殿叫“大雄宝殿”。里面有五个很高很大的泥塑佛像。他们都坐在很高的砖台上，砖台是连着的，像一条通头大炕。佛像们都是土哄哄的，落满着灰尘。身上的金漆一片一片的尽卷曲起来，有的干脆就掉了下去，露出泥皮。我去看望过几次，他们都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发呆。他们的眼皮都没怎么往起撩，一副春困秋乏夏瞌睡的那种样子。

我还趴在玻璃角上偷看过两回善缘。两次都是听见敲钟以后，我想看看他敲钟是在做什么。两次都是他在吃饭。饭碗放在锅台沿上，他坐着扇火用的马扎凳，身子向前倾着，就着碗吃东西。他那种吃饭的样子，让我想起姥姥村的愣金，愣金是个老汉，没儿女养活，就在村里向各家讨吃。他一天只吃一顿中午饭，今儿这家明儿那家轮着来。他从不上人们的炕，从来就是坐着小板凳趴在炕沿上吃。善缘的这种吃法和愣金老汉一样。我不由得觉得他很可怜。自偷看了善缘吃饭，我就不再记恨他的那一声无理的“呔”了。

我家的房租费是通过善缘和尚转交佛教会的。那次我妈让我把房费给他送过去。我认为这可是个好差事。怕她改变了主意说，要不等你爸回来送哇。我接过钱拔腿就往里院跑。反正你再叫我我就假装没听见。跑到“佛法无边”匾下，定住脚喘了几口气，这才拉开单扇风门，又推开了双扇儿的里门。进了里门是间堂屋。

我看了看，对面的和左右的加起来，还有三个门。我猜想他可能在西房，那两个中午我偷看他吃饭，他都是在西房。正准备进左手的门，听见右边的门里传出清脆的“叭儿、叭儿”的声音。我就推门进去了。原来他在东房正跟那个常找他的白胡子下围棋。

善缘执白，白胡子执黑。他们都在盯着棋盘动脑筋。白胡子就思考就让手中的两个棋子儿不断地相叩击，发出“叭儿、叭儿”的声响。善缘盘着腿，两只手同时在搓摸着脚心。左手搓右脚，右手搓左脚，随着搓摸的动作，身子在前后摇晃。

没等他问我，我赶快叫了声善爷爷，同时把钱搁在炕上，并告诉他说是我家的房钱。他没抬头，只把眼光从棋盘上斜着瞟向我。我以为我没交代清



楚，就又详细地说了一遍：“善爷爷。刚才我妈把钱给给我，让我把我们家的房钱给给您，让您再给给佛爷会。”

“哈……”白胡子老头放声大笑，胡子还一抖一抖的。

我不知道他笑个什么劲儿，只知道他不是因为走了好棋而这么高兴。他分明是在笑我。我让他笑得有点发毛。

“小孩儿。是佛教会，不是佛爷会。要叫师父，不能叫爷爷。懂了吗？”白胡子笑着说。

我爸我妈称他师父，我怎么也能称他师父呢？我很纳闷。但我没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只点点头。

“好孩子。是个好孩子。”白胡子伸手捏了一下我的脸蛋儿。不疼。

看看善缘，他圆张着厚嘴唇，样子是在笑，却没出声。见我看他，他又马上绷起脸，两手更使劲地搓摸他的俩脚心。我姥姥说手心发痒，有客人。他这脚心发痒，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赢棋，能帮着动脑筋呢？这我就知道了。我只看见他那灰色的布袜子，脏得已经快看不出是灰色的了。那他就更不该这么使劲地不住的搓来搓去。

下围棋下象棋，我都懂得一点儿。是二舅舅教的。二舅舅在大同煤校念书，吹拉弹唱琴棋诗画他都能行。当时我家就有一副围棋，是二舅舅用木匠使用的那种泥子做成的。和善缘这云子那就不能比了。

当善缘的一个白子放在边线上，为了讨好他，我就惊惊咋咋地喝彩说：“好！金鸡独立得好！”白胡子侧头看我，惊奇的“嗯？”了一声说：“小小年纪居然也懂得对弈。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善缘虽没说什么，但我偷偷看他的表情，猜出他对我的多嘴并不讨厌。要知道，我是夸他呢。

从那以后，只要看见白胡子进了后院，隔上那么一会儿，估摸着他们开盘了，我就溜进去，立在一旁观战。我还常常不失时机地来几句“好棋好棋”、“厉害厉害”等等的的评价。肯定，我大部分都是在说善缘好。我这也算是瞎恭维。实际上，善缘的围棋棋力确实比白胡子强。

他们也下象棋。后来我发现，这原来是有规律的。凡是白胡子赢了围棋，那就开始下象棋。反过来，善缘要是赢了象棋，那就开始下围棋。这就是说，白胡子好下象棋，善缘好下围棋。我还发现，他们下围棋时都是文文雅雅的，一下象棋就都粗鲁开了。白胡子不再文绉绉地说话了，善缘也顾不得慢条斯理地搓脚心儿了。白胡子“妈的妈的”骂，善缘“娘呀的娘呀的”骂。善缘骂“娘呀的”的时候把“娘呀”这两个音连成一个音，以“娘”当声母以“呀”作韵母，发出一个特别的音，他以为这样一改，就不算是骂脏话了。激烈的时候他们都还要在“妈的”和“娘呀的”前边加个“日你”。